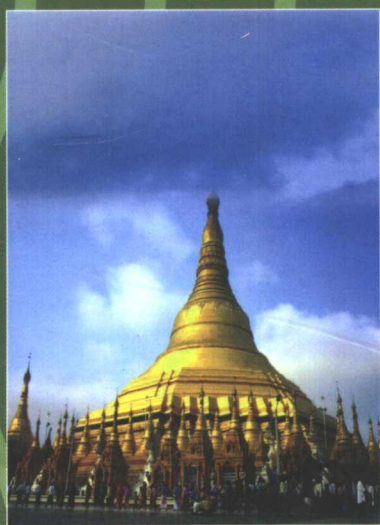


缅甸文化综论



李谋 姜永仁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缅甸文化综论

李 谋 姜永仁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缅甸文化综论/李谋,姜永仁编著,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

ISBN 7-301-05831-4

I. 缅… II. ①李…②姜… III. 文化-研究-缅甸 IV. G13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57745 号

书 名: 缅甸文化综论

著作责任者: 李 谋 姜永仁 编著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831-4/G·076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9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3334

排版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40 毫米, A5 开本, 12 印张, 345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作者简介



李谋, 1935年生, 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入北京大学东语系, 1958年转赴缅甸仰光大学缅文系留学, 1961年毕业。曾经任中国驻缅大使馆一等秘书。从事缅甸文学、文化以及东南亚文学、文化方面研究与教学。先后发表《彷徨—幻想—觉醒——二战战争进程与缅甸民族意识的成熟》(1995)、《略论二十世纪东方文学的特征》(1997)、《骠人族属探源》(1997)、《东南亚的佛教文学》(1999)、《缅甸源流考析》(2001)、《略论孟族文化》(2002)等论文多篇。合著专著有《缅甸文学史》(1993)、《东方文学概论》(1999)、《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2000)等。



姜永仁, 1944年生, 辽宁海城人。教授。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缅甸语专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有关缅甸语言及文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90—1993年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文化处, 任一等秘书。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副系主任。主要成果有:《缅汉词典》(合著, 主要编辑)、《缅甸语基础教程》(第三册)、《东方民俗文化辞典》(执行主编)、《季羡林文丛》(主编)、《对缅甸投资贸易研究与指南》(编著); 论文《缅甸佛教及其特点》、《缅甸传统神初探》、《漫谈缅甸佛塔及其建筑艺术》、《缅甸文化结构及其特点》、《论佛教与缅甸现代化进程》以及有关缅甸经济的论文多篇。

SBK 32/05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文化背景	(6)
第一节 地域简况	(6)
第二节 缅甸概貌	(10)
第三节 民族起源	(31)
第四节 先民文化	(40)
第二章 宗教信仰	(54)
第一节 神祇崇拜	(54)
第二节 印度教	(61)
第三节 佛教	(69)
第四节 伊斯兰教	(81)
第五节 基督教	(92)
第三章 衣食住行	(105)
第一节 服饰	(105)
第二节 饮食	(114)
第三节 建筑	(122)
第四节 礼俗	(134)
第五节 旅游	(141)
第四章 历法节日	(155)
第一节 历法	(155)
第二节 节日	(166)

第五章 语言文学·····	(185)
第一节 语言文字·····	(185)
第二节 缅族文学·····	(190)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学·····	(202)
第六章 传统艺术·····	(225)
第一节 音乐舞蹈·····	(225)
第二节 戏剧·····	(233)
第三节 电影·····	(243)
第四节 造型工艺 ·····	(260)
第七章 文教卫生·····	(271)
第一节 教育事业·····	(271)
第二节 医药卫生·····	(289)
第三节 竞技文化·····	(300)
第八章 新闻出版·····	(315)
第一节 报纸杂志 ·····	(315)
第二节 图书出版·····	(335)
第三节 广播电视·····	(343)
第九章 外国文化与缅甸·····	(350)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缅甸·····	(350)
第二节 印度文化与缅甸 ·····	(359)
第三节 西方文化与缅甸·····	(363)
结 语·····	(369)
主要参考书目·····	(373)
后 记·····	(375)

导 言

世界上对“文化”一词的定义多种多样,尤其是到19世纪末叶以后,出现过许多不同主张的学派,诸如:进化论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符号—文化学派等等。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 A. White 1900—1975)认为文化是象征的总和,是肉体之外的基于象征系统的事物和行为在时间上的连续统一体,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标志。美国另一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1902—1972)则主张“多线进化”,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以“文化生态”的差异解释各民族文化的区别。历史地理学派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提出文化发展的多向性。一个群体的文化是社会遗产的组合与总体,由于群体的历史与种族的气质而获得特别的社会意义。所谓文化,是由各个文化特质共同构成的整合体。注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结构—功能学派中结构学派以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 Strauss 1908—)为代表,他主张:文化是人类内在结构的缩影;文化系统中普遍模式是人类思想中恒定结构的产物,文化是彼此关联、彼此相互依赖的习惯性反应方式所组成的系统。而文化功能学派的代表、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认为,器物和习惯构成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精神,它们互相形成,互相决定,共同实现文化的功能。符号—文化学派的代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84—1945)主张:人与其说是“社会的动物”、“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即利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人则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自觉意义的符号,并运用符号创造文化。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无非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总之,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文化”的主张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即使是同一学派,不同人的主

张也有差异。据 1952 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A. L. Kroeber 1876—1960)与克拉柯亨(Clyde Kluckhohn 1905—1960)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与定义的检讨》一书中的统计,从 1871 年至 1951 年 80 年间,各国学者对文化所下的定义至少有 164 种之多。仅此即足可见文化的多义性。但直至今日仍未能有一个世界学者们公认的定义。而且文化与文明两者又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文化属于更高的层次,有着更广的范围。而文明则仅是文化活动的具体表象与体现而已。

我们认为,综合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可以说文化乃是一种复合体,不仅包括了人类活动创造的成果,即物质文化;还包括人在活动、创造过程中本身发挥的力量与智慧,即精神文化,诸如知识、信仰、艺术、政治、法律、制度、道德、习俗、才能、心态等等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者之间既统一,又存在着区别。前者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经验,后者又为前者的丰富提供了动力与支持。总之,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统一体。关于文化的结构层次分法有不少主张。按周一良先生的主张,文化可分狭义、广义和深义三个层次。所谓狭义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以及相应的制度。广义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成就。而深义文化则是指人类创造的文化实质、象征与特色,即最根本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与精神气度等。还有人主张文化应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次。有的则主张分为社会生产状态、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五个层面。有的则主张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者。物质形态的或以物化形式表现的,易为人们识别觉察的是表层文化,以人的行为活动方式表现的是中层文化,而以人的意识形态表现的则是深层文化。

文化还可按时间、空间、专题、性质等来分类。比如:从时间上可按历史发展的时期分成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或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或古代文化、中古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或传统文化、当代文化、未来文化等等。从空间上可按地域分成民族文化、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

文化,或大河流域文化、岛屿文化、内陆文化、海洋文化,甚至按更小的范围或领域称之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等。从专题来讲可分成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医药文化、体育文化、旅游文化等等。按性质去分,可分为哲学伦理型文化、科学知识型文化,或辐射型文化、吸收型文化,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或优性文化(即先进文化,进步文化)、劣性文化(即颓废文化、腐朽文化与畸形文化)、中性文化,或基础文化、派生文化等等。

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强调的那样:“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文化除了对政治、经济有着依赖关系外,文化又对政治、经济起着促其进步或延缓其发展的反作用。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文化的各个部分与经济的关系密切程度却有所不同,所以有时文化与经济也会表现出不甚平衡或参差不齐的现象。

文化的发达与政治的强盛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均衡的。虽然政治上的强盛可使文化处于发展的有利态势,但并不尽然。所以文化形态低的武力征服者往往反被文化形态高的被征服者所同化,表现为文化的作用往往比政治的影响更为持久与深远。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创造出了不同的文化。各种文化本身都不是静止不变的。除了其本身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外,又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相互作用,还通过信息传播、往来、贸易、移民、传教、战争等多种途径,与其他文化撞击而相互影响,不断产生新的变化。文化的这种新旧变化,并非简单的更替,而是进一步的交融与整合。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也是为人类所用的。人也要改造、调整自己的传统文化。绝不能拒绝、否认其他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因素。各种文化之间通过相互撞击、影响与融合,不断取得发展与进步。它们之间作用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在世界范围内先后逐步形成了中华、印度、阿拉伯和希腊—罗马四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即所谓的东方文化,后者即西方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大文化体系进一步撞击、影响与融合,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这种撞击、影响与融合的态势加快,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多元化的文化体系。

学习、了解、认识、研究、讨论本民族本国的文化,乃至外国文化、世界文化的热潮,从世界范围来讲,至今已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 18 世纪中叶欧洲封建主义关系解体,资本主义关系形成时期。第二次是在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爆发,十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出现的时期。最近一次是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世界性的研究文化的热潮,直至今日仍方兴未艾。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热潮除了使当时的文化大发展外,随后不久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第二次热潮也是如此,除了使当时的文化又有了大发展外,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独立运动的高涨。在当今第三次文化热潮之后,是否也会带来世界性的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大发展呢?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同样,在一些国家、地区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的现象。文化发展之后不久,往往伴之而来的就是该国、该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这似乎也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我们研究本国、本民族文化以及外国文化,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文化的了解,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洞悉今后进步的趋向;继承和发展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总之,要深入了解某国国情,就必须剖析其文化的发展与现状。这也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意义所在。

对待一种文化采取全盘肯定或一概排斥的态度都是极端错误的,应该批判也应该接受与吸收,继承与发扬。精华要继承,糟粕也不能简单地丢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顾而后弃。要了解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以及其由盛至衰或从弱变强的原因,总结出内在规律,作为今后的借鉴。

缅甸是个古老国家,是我们亲密的近邻。在了解、研究我们这一友好邻邦时,也必须了解其文化。当前的困难是:不仅我国学者对缅甸文化了解研究的尚很不够,就是在缅甸国内,文化方面的研究也尚未得到普遍应有的重视,取得比较完满的结果。只有一些散见的文

化现象的材料或一般介绍某种文化的书籍,对整个缅甸文化的实质,还没有更多的总结、研究、归纳与概括。尤其是在缅甸语中文化、文明这两个概念都以 Yin Kye Hmu 这样一个词来表示,所以缅甸学者在对文化一词下定义时也出现了许多歧义,众说纷纭。专门论述这方面的文章、专著更是寥若晨星。据我们所知,至今直接论及缅甸文化史的专著,在缅甸国内仅有 1968 年出版的德班梭因著《缅甸文化史》一部。该书虽名为“文化史”,但内容却较单薄,全文译成中文估计仅约 6 万字。不少问题浅尝即止,许多问题尚未涉及。且该书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对“文化”一词本身进行讨论并对东南亚地区文化背景进行描述。但不可否认,在缅甸这一学科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作者的探索还是很可贵的,也为我们希望了解缅甸文化的人们提供了不少启示。

我们想就缅甸文化这个课题,就个人所掌握、了解的不甚充分的材料做些尝试性的分析与表述,以求教于同行们。众所周知,在研究一种文化时它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虽然不是绝对性的决定因素,但在形成过程中的确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将从缅甸文化背景谈起,其次按专题分析各种具体文化现象,随后谈谈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对缅甸文化发展的影响,最后讲我们对缅甸文化特征的概括认识与小结。

第一章 文化背景

第一节 地域简况

研究缅甸文化如果仅仅着眼于缅甸本身,就会使我们的视野受到很大局限,且不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把缅甸所处的东南亚地区作为背景材料去观察,思路就会宽阔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有所比较,看清缅甸文化的特点。现在就先概要地谈谈缅甸文化的地域背景——东南亚文化。

众所周知,东南亚含中南半岛(中印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即包括了当今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十一国的疆土。这一地域的西部与西北是印度次大陆以至西亚,东北和北部是中国,而东南则至澳大利亚及西南太平洋诸岛。自古以来,东南亚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

东南亚自成一独立的地理单位,整块地势有些像盆地,边高中低。中印半岛的西北、北部与东北皆有高山环绕。半岛上有多条自北向南纵贯奔流的江河,它们是: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昭披耶河(湄南河)、湄公河和红河,都源自中国,分别注入印度洋的莫塔马湾、太平洋的泰国湾和南中国海。南侧有环抱半岛的弧状火山脉形成的马来群岛。这一地区绝大部分地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就是东南亚文化发展的自然条件。

据人类学者们的科学推论,人类的祖先是猿人,而截至目前为止森林古猿及猿人的发现地大多集中于世界上两个地区,一是东非与南非,一是我国的华南。我国的华南地区云南、广西一带,20世纪50年代后期陆续发现森林古猿化石。尤其重要的是测定为175万年前的云南元谋猿人的发现,证实了这一地区曾是猿人生息繁衍非常适宜的地区。这样就动摇了从前出现过的一些人类诞生发展的假说。20世纪90年代末,又有一些人类学家对世界人类起源于非洲之说

正在进一步论证。但目前人类学家大都瞩目于东非南非和中国华南,一些学者更重视中国华南,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东南亚的人类化石至目前为止大多发现于爪哇。荷兰人类学家欧仁·杜布瓦(Eugene Dubois)1891年在爪哇岛梭罗河中上游的特里尼尔发现了爪哇直立猿人的头盖骨等化石,估计是50万年以前更新世中期的遗物。德国考古学家孔尼华(H. R. van Koenigswald)1934年至1941年间又在爪哇梭罗河上游先后发现了莫佐克托猿人化石,估计是60万年以前更新世初期的遗迹。两者都证明与1927年发现的北京猿人、1963至1964年间发现的蓝田猿人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世界东方的人类源自中国华南地区,分别向南向北演化发展成为今日中国北方以及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带各个民族。譬如日本有不少学者就认为,日本民族之根在中国云南;新加坡学者邱新民在《东南亚文化交通史》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我们以为东亚及东南亚的人类摇篮,在中国的平原丘陵地带,即……东方伊甸园。人类生活在东方伊甸园中,由森林古猿而猿人而原人而真人,演化成现代人,在生活中所累积的经验,形成具东方型的文化特征。但因文化的交流,以及风土驯化的作用,文化型的形成,容或有地方性、民族性的区别,惟就整体说,主流不变,如爪哇地方所发现的石器,共生的动物群,与北方所发现的为同一体系。而发展的中心,应是广西及云南东部,分别向北向南扩展,爪哇所发现的化石人类体系,是由中心南展演化。”

但可惜的是,直到目前为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华南地区与爪哇之间广大的中南半岛一带考古发掘尚很不够,只发现一些零星的石器化石。但这些发现也可将基本属于同一地层构造的中国东部平原及丘陵地带与中南半岛以至马来群岛连成一线,可证这一线原始人类同出一源。可以预见,考古的进一步发掘与研究,将使上述学者们的这一推想更进一步被证实、被丰富。

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据考古发掘证明是矮小的澳大利亚土著黑种人。其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是穴居,图腾崇拜,狩猎为生,已知用吹筒、毒箭和火。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东南亚进

入新石器时代。这时中国的龙山文化在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已出现了磨制石器和轮制陶器。陶器上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等纹饰,甚至已出现镂孔陶器。龙山文化随蒙古人种的马来-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人和孟高棉语族人进入东南亚,前者分布在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后者分布在中南半岛一带。就这样,龙山文化沿海岸南下或循海路扩散至整个东南亚。一路经台湾南下到马来群岛北部的菲律宾,另一支则水陆并进,经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进入马来群岛。这可以从东南亚已经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方角石锛等石器与几何印纹陶器及作坊遗址等文物得到印证。当时的居民以农耕为生,兼事渔猎,文身(现在东南亚一带不少居民仍有此遗风),以树皮为衣,在山地据冢或建冢而居,在平地则建干栏而居(此种干栏式房屋至今仍是东南亚文化特征之一),土葬,信奉龙蛇。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种植水稻的习俗已从我国传入东南亚地区。在公元前后或公元初,东南亚已进入金石器并用的时代,又有汉泰语族人和藏缅语族人从中国迁入。铜鼓文化与大石文化这时也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特征之一。从铜鼓的纹饰可以窥出当时社会某些方面的粗略面貌,比如服饰、竞渡、舞蹈、太阳崇拜以及杀人祭等等。大石文化则反映了一些民族当时尚存在着的原始性崇拜,即祖宗崇拜的情景。以上就是东南亚现有百余种民族先后出现与徙来定居的简单过程。这也可使我们得出结论:这一带居民虽种族纷杂,但他们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大多同出一源,属蒙古人种,这就构成了东南亚文化某些独有的共同特征的底蕴与基础。同时,也可使我们了解东南亚文化特征为何包含不少与中华文化内容相似的原因。

在东南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初始期,中国、印度早已发展成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大国。因此,在民族、国家、地区之间交往中,就像水必然由高向低流一样,东南亚古老文化也必然受到中、印两大文化体系的滋养或影响而进一步发展。

印度人来到东南亚一带可能始自公元前 3 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印度人沿海岸向东到达东南亚的一些口岸地方。印度的婆罗门教(后发展为印度教)、佛教也随之传入这一地区。印度史籍载,公元前 3 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在他支持下,佛教进行了第

三次结集,曾派出若干传教师团到印度之外各地传教,其中有好几个僧团就是到东南亚的。随着人群的移动,必然带去民族的文化。这就是印度文化传入东南亚之始。但学者们一般认为大批印度人移居东南亚一带是公元1世纪以后的事。其后印度宗教文化对东南亚一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现代有些西方学者甚至称东南亚一带国家为印度化的国家。这种意见未免过于偏颇。但这一地区的一些文化遗迹确也提供了印度文化影响相当深远的佐证。比如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日惹地区的婆罗浮屠,柬埔寨的吴哥窟和缅甸万塔之城——蒲甘等等。

世界各国史籍中至今发现的有关东南亚记载,最早的要数我国《汉书》,该书记载了公元5年王莽派遣译使往返黄支国的航程,^①其中提及的邑卢没国、谶离国,在今伊洛瓦底江勃固一带,比托勒密的《地理志》、印度的《那先比丘经》(南传佛教称之为《弥兰陀王问经》)所记东南亚的航路都要早,可见我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来往比世界其他国家与它们的来往均早且关系密切。不只如此,我国还有大批史籍谈到东南亚各国的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记载了我国与这些国家各个方面的交流,成为当今世界研究东南亚情况的最大的资料库。

8世纪左右,阿拉伯人的商船开始来到东南亚地区,这就是伊斯兰文化传入的开端。到了14世纪以后,在马来半岛及马来群岛一带,伊斯兰教取代了原来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佛教或印度教。所以伊斯兰的五功、割礼、婚丧习俗、不食猪肉等习俗,也成为东南亚地区南半部即马来半岛与马来群岛一带诸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且传至今日。

首先与阿拉伯人争夺印度洋香料贸易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16世纪初,即1510年,葡萄牙人攻占了印度的果阿,1511年又占了马六甲,这是欧洲人第一次侵入东南亚。在葡萄牙人向东扩张的同时,西班牙人开始向西发展,横渡大西洋。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1521年到达菲律宾,并宣布拥有菲律宾群岛的统治权。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都大力传播基督教教义。这是西方文化进入东南亚地

^① 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页。

区的开始。随后不久,菲律宾即最先沦为殖民地。在西方各国不断侵略之下,除了由于英法的争夺与划分势力范围的关系,泰国名义上一直保持着独立,成为两个帝国主义势力的缓冲国外,其他东南亚各国,均于19世纪中叶以后先后沦为殖民地。这就使得本来就色彩丰富的东南亚文化又添加了一层西方文化传播的痕迹。

东南亚文化可以说集世界四大文化之大成。它的古代文化,一方面接受了东方三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确切地说,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在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在后,而且各地所受影响因不均衡而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东南亚本地区的特色和各不相同的民族特征。东方三大古老文化就像三种不同的颜色,从各自的发祥地逐步蔓延开来。东南亚正处在这三种不同色彩的边缘与交错之处,相互重叠影响,衬以东南亚各个国家固有的民族文化的底色,就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绚丽景观。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影响,这一图画就显得更加缤纷多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国人民经过长期反抗艰苦斗争,终于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桎梏,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取得了各自的发展。东南亚各国文化也在多种文化相互不断撞击、融合、交汇的过程中得到了各具特色的发展。尤其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中,新加坡已经跻身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东南亚其他各国也后奋起直追,一度发展速度都很惊人。虽然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整,各国的经济正逐步恢复活力,且涵盖整个地区的“大东盟”组织已于1998年正式形成。不少世界学者仍对东南亚的发展态势极感兴趣,认为今后东南亚很可能会成为多元化世界中的一极。东南亚文化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也日益受世人所瞩目。

第二节 缅甸概貌

我国人民大多对缅甸这个国名并不陌生。但缅甸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呢?却知者寥寥。我们就从缅甸这一名称谈起。缅甸文中缅甸

Myanmar 一词,据缅甸学者们考证,可能有以下四种来源。其一,据神话传说,缅甸人 Myanmar 源自天神大梵天 Byahmar。^① 语音变化,逐步变成今日 Myanmar 一词。故而至今孟加拉人仍称缅甸为 Brahmodesh(从 Byahmardesa 梵天之国一词演变而来)。其二,缅甸文此词源自孟语。孟族人称缅甸人为 Mirmar。所见此词最早出现是在公元 1102 年所刻孟文碑铭《江喜陀王建宫碑》上。这比目前发现缅甸文碑铭中缅甸 Myanmar 或 Myanmar 一词出现要早。1190 年刻的蒲甘《当古尼碑》上始有此词。我国现代学者岑仲勉考证,《史记》中西南夷列传所提“靡莫”就是缅甸的祖先。^② “靡莫”即 Mirmar 之音译。其三,有人认为 Myanmar 一词中 Myan 系由 Myin 字演变而来,意为马,而 mar 意为硬、强壮、壮健。故而缅文原意是:善于骑射壮健之人种(这一点也可与《蛮书》所述望苴蛮不仅善骑,而且长于驯马养马的特征和蒲甘缅人“有马不鞍而骑”^③,“其国多马,不鞍而骑”^④等说法相对应。)其四,Myanmar 原本缅甸文。Myan 意为迅速、机敏;mar 意为强壮、健康。缅人自称此名,意即极其敏捷之人种。关于我国称“缅甸”此名的来源,明清之际我国学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说:“缅,古之朱波也,汉通西南夷后谓之掸,唐谓之骠,宋、元谓之缅。”王婆楞《中缅关系史》中说:“甸,畿内区域之称,畿者,古称天子所领之地为义;……春秋晋为甸侯,谓封于甸服之诸侯也;又古田赋之法,缅曾效行;元明以来,多视威德所及者,虽远亦近之,故多名曰甸,不失古者天子领地为畿之旨,如当时西南各属中之中甸、骠甸等,以名见于史籍者百余,皆缅甸命名之义也。”简言之,顾炎武等学者认为缅甸一词系汉语,即“路途遥远受皇封之地”的意思。很多学者曾沿用此说。但今日不少学者已认为此说不确,“缅”字系音译而来,或直接源自缅甸文的 Myan,或源自掸、傣各族称缅甸的名称 Man。“甸”字实际也音译自缅甸文 Taing 字,即国家、地区。或译自

① [缅]《琉璃宫史》第一卷(4)节,缅甸政府宣传部报刊局,1993年2月版,12页。

② 岑仲勉:《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昆仑(克伦)、暹罗等族由云南迁去》,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3期。

③ 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蒲甘国。

④ 宋 赵汝适《诸蕃志》蒲甘国条。